

第九章 白 族

第一节 概 况

白族是四川省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四川省的白族人口有 7386 人(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主要分布在攀枝花市的盐边县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德昌、会理、木里、普格等县以及重庆、成都、内江等市地。

白族人口增长情况,以攀枝花的盐边县为例,1964 年全县白族人口为 133 人,1982 年为 221 人,1984 年为 307 人,1990 年为 777 人。据调查,白族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

四川的白族和云南白族一样,自称“白子”,意为白人。1956 年,大理

白族自治州建立时,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采用“白族”这个称呼作为通用的统一的民族称呼。四川白族本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但由于迁来四川的年代久远,他们与当地汉族、彝族杂居,人数又不多,因而近代以来已不会讲本民族的语言,而通用汉语,有的还能说彝语。汉文则一直是白族人民传播思想,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工具。

四川白族的来源。大都认为他们来自云南,且年代已相当久远。

第二节 经济与文化

一、白族的经济

农业是白族的主要经济,手工业和畜牧业等是作为副业而存在的。

分布于攀枝花市和凉山州境内的白族,50 年代以前绝大多数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四川白族与汉族和其

他民族杂居相处,其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与邻近汉族相同,而高于边远的其他少数民族如彝族、苗族、傈僳族等。

长期以来,白族的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自然经济。种植水稻、小麦、玉米、荞麦、高粱、豌豆、胡豆、土豆等粮食作物和萝卜、白菜、油菜等蔬菜,以及桑树、柑桔、白蜡等经济林木。使用铁质农具——犁、铧、耙、锄、镰等,沿耕地兴修小型水渠以灌溉农田,并对主要农作物进行施肥。农民能掌握农事节令,适时下种、中耕除草、除虫。

白族农民的副业主要是家庭副业。男性在春耕结束后冬闲时,便出门上山打猎采药。打猎以捕杀山牛、岩羊、獐子(取麝)和熊为主,同时,善于捕捉珍贵的水獭,也下河捕鱼。采集的药材主要是茯苓、防风、毛茹、木耳等,所以白族外销的土特产品为野兽的皮毛如豹皮、羊皮以及麝香、穿山甲、鹿茸、熊胆等多种药材。白族妇女主要从事养蚕缫丝、织麻布制麻衣以及养家禽家畜等副业,她们用茧制成丝棉絮供家庭自用,用自种的火麻织成手工窄幅麻布。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麻塘——白语叫“阿卡沟”,用于泡生麻秆,撕下纤维才能制绳织布。妇女将蚕茧加工成蚕丝后,交男人上街出售(白族习惯是“男不挑水,女不逛街”)。当年盐边县的蚕丝,曾远销

云南昆明和滇西的下关、大理等地。

清末民国初,鸦片种植传入凉山和攀枝花地区。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气氛的影响下,盐边和会理等地的白族也开始种植鸦片并逐步扩展。1939年以后,宁属划归西康省。土司葛绍武占据盐边县,为了聚敛钱财,用强力推行种植鸦片,于是鸦片便在盐边境内包括白族聚居村寨大量种植起来。加上洋纱洋货输入盐边,沉重地打击了包括白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的土布和养蚕缫丝等农副业。盐边县城也逐渐成了宁属的主要鸦片市场。

鸦片在盐边、会理白族居住地种植以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初,因烟价昂贵,只是官宦之家能用来消遣和待客。后来种植者日多,吸食者也普遍起来,直到不分贫富贵贱都有吸食者,到了几乎家家有烟枪的地步。吸烟者一旦上瘾,精神萎靡,身体羸弱,懒于劳动,致使农田荒芜。为了过瘾,富者不惜倾家荡产,贫者卖儿鬻女。当时烟价上扬时,即使在产地一两生烟也可换大米100斤左右。鸦片风行,使社会秩序紊乱,道德堕落。富者为了扩充实力称霸地方,用鸦片换取枪支弹药,一般百姓有的被迫乞讨偷窃,亦有铤而走险杀人越货者。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

1949年前,长期独霸盐边全县的土司葛世藩、葛绍武对所属白族、彝族、汉族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都是

十分残酷的。据《盐源九所土司概况》记载：“革茸芦土司，原为右所管属，现隶盐边境内。因其属地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多曾中落，现任葛善继（葛绍武）雄猜阴狠，毙前土司葛世藩而代之，购置快枪百余，兼任盐边县团务局、民团指挥等职，县政之举皆兴革悉操其手，法团机关一唯听命，虽为马头，其武力、财力，皆驾各千户之上也。”葛土司对被统治的白族、彝族、汉族人民进行残酷地剥削和掠夺，其主要手段有：①强占土地。采用套买、诱让、唆讼、霸占等手段，把白、汉、彝各族的土地全部据为己有。②押金剥削。向各族农民换照加押，把押银数目从初押数增加10倍以上。据50年代初土改时统计，葛土司应退押银3万余两、租谷55石、烟土193两。③高额地租。白族佃户每收20石稻谷，交地租5石；烟租则每年收烟前，估产交租。④派粮、派款、派柴草、派牲畜、派差役（主要是兵役），放高利贷等。土司女儿出嫁，每个小姐要在白族佃户中选3~5人作陪嫁丫头，且必须无条件服从。葛土司的压迫剥削，使白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50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西昌战役，全歼守敌。接着，四川白族居住的会理、盐边相继解放，白族和周围的各族人民获得了新生。党和政府立即领导白族人民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禁绝鸦片、恢

复生产等社会改革和生产自救工作。同时也进行民族平等团结的宣传教育，以消除历史上存在的民族隔阂，逐步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

由于四川白族人口少，住地分散，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或民族乡，但是，党和政府对于非自治少数民族的工作历来也是十分重视的。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经济上扶持他们，生活上尊重、照顾他们，使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白族地区得到了体现。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白族人民享受的实惠更大。为了尽快摆脱贫困，国家在政策上放得更宽些，全免农业税，农林牧业的政策更灵活，在分配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和开发基金时尽可能给予照顾。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得到尊重，因而群众心情舒畅，生产有了发展，生活也较1949年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就总体看，白族人民的经济仍然落后，生活也没有摆脱贫困。

1989年，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把盐边县列为全省西部民族地区12个贫困县之一，得到了省、市各单位、各部门和一些大型企业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水电站二滩电站（总装机为330万千瓦，年发电量170亿度）的建设，给盐边带来全县经济结构大调整、大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再加上盐边县的地上和地

下资源都比较丰富,因此,这些年来,盐边县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都很迅速。白族和邻近的彝、苗、傈僳等少数民族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生活明显改善。

1990年,全县白族和各族人民人均占有粮食不到300公斤,人均纯收入(按1987年价格计算)不到200元。到1992年仅仅两年时间,白族和各族人民人均占有粮增加了55公斤,人均纯收入增加了近一倍(考虑到了物价上涨指数),达400元以上,提前一年实现了解决温饱的目标。

目前,居住在凉山、攀枝花地区的白族人民,运用他们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即以农业为本,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的农业;着重抓好优质大米、蚕桑、花椒、大蒜、生猪、牛羊、水果等拳头产品的开发;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整理,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他们决心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机遇,用活政策,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向“小康”目标迈进。

二、白族的文化

白族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祖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早在四川的白族从云南迁入之前,他们在天文、历法、气象、建筑、音乐、舞蹈、民

间文学等等许多方面,都有创造发明或优秀作品。进入四川以后,由于与汉、彝、苗等民族杂居相处,传统文化有的失传,同时又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白族的民间歌曲(民歌)是我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组成部分,它在白族地区流传甚广。白族民歌的曲调,有的高亢嘹亮,有的委婉流畅,有的优美动人。它们或以三弦伴奏,或以唢呐配奏过门,唱腔各树一帜。它的内容则大都与白族的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关,深刻反映了白族人民的历史、社会、劳动、婚姻爱情及日常生活,表现了群众的博大胸怀,坚毅的性格和乐观精神。四川白族地区流行的民间歌曲,按体裁大体可分为山歌、情歌、风俗歌、时政歌、儿歌等类。下面侧重介绍几种:

山歌 一般在劳动中唱,歌曲高亢、宽阔,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如“勒起缰绳听歌者”:

唱歌要唱(哟),高抬声(啥);

(你哟)山前,山后(哟),有人听;

(你哟)罗衣,秀才(啷),骑马过(嘛);

(我耶)勒起缰绳(呃),听歌音(呃)。

又如:

赶马哥哥赶马人

小哥哥(啷)! 赶马哥哥赶马

的人(嘛),

哥(呢) 山歌(的)歌
 (嘛),
 小哥初二 要出(嘛)门。
 哥要(的)出门(嘛) 妹要(的)去,
 拉个雄鸡(嘛) 来敬神。
 雄鸡(嘛)不愿(嘛) 刀上(的)死
 (啊),
 妹妹(的)不许(嘛) 哥出门。
 大理茶山你少要去, 弥渡洱海
 你少要行。

大理茶山瘴气大, 弥渡洱海人
 挤人。

是茶是货打^① 两驮, 吆起马儿
 早转身。

细白草帽头上戴, 你黑黑皴
 皴^② 一个人。

细白草帽头上戴, 你狐狸尾巴
 装鸱鹰^③。

情歌 它是白族青年男女进行社
 交活动时所唱的歌曲,常常是男女对
 答面唱,以表达青年男女间纯洁的爱
 慕之情。例如《大田栽秧行对行》:

大田栽秧行对行,
 秧窝脚下修瓦房;
 好个瓦房无瓦盖,
 好个小妹无小郎。

大田栽秧行对行,
 中间有个鲤鱼塘;

好个鲤鱼不摆尾,
 好个小妹不招郎。
 你要招郎来抬我,
 又聪明来又在行。
 大田栽秧排对排,
 为哥栽秧挨拢来;
 挨拢挨拢又走开,
 小妹不是脱节癩^④。

大田栽秧丘对丘,
 郎一丘来妹一丘;
 唯愿老天下大雨,
 冲断埂子成一丘。

又如:

看它起来看它落

(女)送郎送在(嘛)桥档头,

郎上马背(嘛)妹转楼(啊)!

(男)半夜里来(嘛)想得多,

想来想去睡不着(啊)!

(你)窗子不糊(嘛)看月亮,

看它起来,看它落(啊)

(女)郎上马背(嘛),三鞭子,

妹在花园(嘛),眼泪流(啊)。

(男)问你小妹(嘛),哭啥子,

(女)渣渣落在(嘛)眼里头(啊)。

① “打”,意为“购”或“贩”。

② “皴”,指皮肤上的泥垢。

③ 此句意为假正经。

④ 癩,指麻风病。

风俗歌生活歌,内容相当广泛。它以浅显易懂的语言,道出了白族人民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操,反映了他们的传统习俗。如《年年有个三月三》:

年年有个三月三,
家家坝子冒火烟;
有钱之人吃三顿,
小妹无钱饿三天。
劝哥莫吃鸦片烟,
风吹杉树叶叶翻;
劝哥莫吃鸦片烟,
你吃酒吃肉妹欢喜,
吃着鸦片妹凄惨。

白族在天文、历法、气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明代白族学者周思廉著的《太和更漏中星表》就是其代表作。白族迁居四川后,虽然因人少、分散,没有著作问世,但他们长期积累的农事活动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例如有关天文、气象的农谚(包括与汉族交融的部分):

云行东,马头空;云行南,水涨潭;
云行北,好日色;云行西,马溅泥。

雾气升山顶,大雨点倾盆;
雾气散大地,解除风和雨。

雷打天顶,有雨不狠;
雷打天边,大雨连天。

大雪兆丰年,浓霜见晴天;
早晨满天雾,尽管洗衣裤。

立夏小满正栽秧。
清明种瓜,船载车拉。
芒种不种,种来无用。

白族善于修房造屋等建筑技术。历史上有唐代建成的大理崇圣寺三塔,元明以来修建的有鸡足山寺院建筑群。迁入四川以后,白族带进了传统的建筑技艺。他们所居住的较大型的庭院,其建筑无不是斗拱重叠,屋角飞翘,门窗用透雕法刻出一层层的人物花鸟,令人叹服。白族不仅修建自己的庭院,而且有众多的工匠远走他乡,修房造屋。

第三节 习俗及信仰

一、信仰

白族是多神信仰。本主又是白族信仰的多神中主神,因而本主被认为是一方或一村的护佑神。在白族居住的每个乡村,都供有本主神,有的还设

有本主庙,庙里供着用香木雕就的本主像,定期举行会祭。

本主神中,有的是自然崇拜之神,如驱散云雾神、龙母神;有的是与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有关的诸神,如牛王

神、树神、灶神；还有的是历史上被神化了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如开国皇帝、建国皇帝、爱民皇帝。

白族人民对本主的崇奉高于一切，他们不但在本主诞辰时进行祭祀；平日遇到小灾小难，儿女生死，也都要到供奉着本主的地方磕头敬香，求本主显灵保佑。有的还定期举行迎神庙会，迎本主回家过节，届时群众要用彩轿抬着本主像，打着大红伞，敲锣打鼓，进行摆设香案恭迎等祀神活动。

盐边县的白族居住比较集中，其信仰具有代表性和地方特色。

盐边县白族信奉释迦牟尼、李老君，供奉佛道二门、诸万宗师。他们相信人死后有轮回之苦，经过阴曹地府十二殿或十三殿，受尽折磨，方转轮投生。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社祭”会，主要有：

土主会 白族认为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土主”在护佑庄稼和牲畜。盐边县白石岩有一座土主庙（“文革”中已拆毁），供奉的是一木头菩萨，称日土主。每年该村寨办土主会，由先生（道士）做一堂“法事”，烧一堂文书，以祈求土主除虫驱害，保护庄稼。这里的土主也就是本主。

川主会 白族认为川主司风、雨、雷、电、雹，每年办会敬川主以祈求风调雨顺。

神农会 认为神农制五谷、尝百草，因而每年要办神农会，敬了神农之

后才开镰打谷收庄稼。

药王会 据说药王能保佑人们没灾没病。这项活动仅限于向药王许了愿的人，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日敬药王。

此外，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四，盐边县白族群众都要备上肉食祭品，到坡上出行。出行主要是敬两棵罗汉松（又称杉老树）神，称为“羊行（yang xing）”和“牛行”，烧纸、敬香、敬献肉食、打炮。敬了“羊行”、“牛行”之后，即在坡上野餐，乞保牲畜平安。这一祭祀仪式，可能与其先民中的游牧生活有关。出了行，家境困难的就可以下田干活或上街做生意了。富裕者，要过了大年（正月十五），才开始理事。

二、习俗

白族服饰有本民族自己的特点，比较喜欢白色，但各地略有不同。

凉山州境内的白族。男子头缠白色或蓝色的包头，上身着白色对襟衣，黑短褂，下身穿白色裤衩长裤，肩挎绣着美丽图案的挎包，有的还带一把护身长刀，显得威武而俊俏。妇女亦多穿白色上衣，外套黑色或紫绒领褂，下着蓝色宽裤，腰系缀有绣花飘带的短围腰，足穿绣花的“白节鞋”，臂套扭丝银镯，戴珧琅银戒指，耳坠银饰，上衣右衽佩银质的“三须”、“五须”；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辮于头，都缠以绣花、印花或彩色毛巾的包头。

攀枝花市境内的白族。男子头缠白色或蓝色的包包头,着对襟麻布衣,下身穿白色或深色长裤。妇女着自织麻布(其麻布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之处是用苧麻,而不用火麻)缝的大偏襟衣,足穿绣花“白节鞋”,有的还要打着蓝色的裹脚带;未婚姑娘的头饰为火炮筒长辫子或把辫子盘在头上,耳戴坠子;已婚妇女一般是将头发挽髻。

四川白族由于长期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杂居相处,他们的服饰大都已与汉族的服饰相似,只有老年人还保持原有特色,于节日穿着。近些年来,随着生产和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白族人民的服饰也发生了变化,着中山服、西服者亦不少,但一些白族群众服饰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美观大方、精巧刺绣的民族特色。

(一)白族的饮食

白族群众喜吃酸、辣味。善于腌制猪肉和猎取的羊、獐、熊、兔、鸡等野物以及鱼类,美味可口。他们的主食,在平坝地区多为稻米、小麦,中午喜吃面食或烤饼;山区则以玉米、荞麦、土豆等杂粮为主。吃饭时,长辈坐上座(首席),下辈依次围坐两旁,并添饭泡汤,侍候长者。

白族人民一般都喜爱饮茶,但凡客人来访,都要拿出自种自制的香茶(素茶)接待,醇香扑鼻。敬客时,每次只斟浅浅的半小杯,以示对客人的敬重。

(二)白族的住房

白族的村寨大多建在依山傍水的山脚地带,每村几户至二三十户不等。以盐边县白石岩聚居的白族住房为例,民居多为平房,三开间(中央一间叫“堂屋”),畜圈和厨房与主房分开;富有者的民居则为四合院,有正房厢房之分,有的还是二层楼房,院子内的天井宽大开朗,阳光充足,有的院子还砌有花台。

房屋的构造都用木料作梁架,用石、砖或土基砌墙,整个房屋都用“穿枋”的构造,就是在排架之间,前后均有一根通穿的枋,把整所房子的“排架”联成一个整体。这种结构有较高的抗震力,是白族木工的一项出色的创造,具有鲜明的特色。为了御寒,每家都设有火塘,上支三脚架,以供烧饭和取暖。

白族人民喜爱在住房院内或房前屋后种植各种花草树木,以美化环境。

(三)白族的家庭和婚姻

家庭 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是白族地区的一种普遍的家庭组织形式。50年代以前,每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以血缘关系为其自然基础,又以私有制为其经济形式,明显地体现着封建的伦理和法权观念。一般家庭都是直系亲属同居,以父母、子女两代居多,平均每户3~5口。儿子长大成婚后,就要与父母分居另外组织小家庭。至于父母跟随哪一个儿

子,由父母自己选择,但大多是随同幼子居住。当然,白族中也有“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不过这种家庭极少,一般是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富足,家庭大权又掌握在祖父手中,祖父母坚持不让子孙分居而形成的。

50年代前,白族家庭中重男轻女,丈夫可以任意打骂虐待妻子。男子是家产的继承人,有女无子家庭须招婿来继承家业,无子又无女的家庭则须立嗣(即“过继”),过继者必须改名换姓后才能合法继承家产。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都很低下,“三从”、“四德”是缚在她们身上的一条锁链。50年代以后,经过多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白族中的封建宗法制度已经废除。男尊女卑等旧思想残余已大大减少,平等友爱的关系已初步在社会和家庭中建立起来。

在白族家庭中,比较讲名分、辈分。不仅长辈有严格的次序,就是平辈也是“长支为大”,凡姐姐的子女,不论其年龄多小,弟妹的子女必须称之为姐姐。

婚姻 白族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白族同姓同宗不通婚,鄙视姨舅子女结亲,称之为“拉份子猪”。白族允许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通婚,也有招赘的习惯,谓之“上门”。

白族的婚姻程序和仪式复杂而又隆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订婚 如果男方父母有意于某家女儿,即请相熟的人为媒去探该女父母的口气,称之为“纳口话”。如女家同意,即收下媒人带来的礼物(一般是一件布),谓之“开草匹”。随即把女孩的生庚八字开给媒人带去男方合婚后,再请媒人带送几件礼物给女家父母,就算是确定了婚姻关系,当地谓之“烧香”。然后,根据双方的出生年月推算测定出婚期。男家将测定的婚期用红纸包在一件小布内,连同三色彩礼一并送到女家,称为“递期”。按传统,每年只有两个月适宜成婚,如按八字推算,其婚期不在这两个月内即延到第二年。定了期便可以举行婚礼了。

结婚 姑娘出嫁时要“哭嫁”。亲戚长辈来看望她时,见一个哭一个,辞一个。被“哭”的长辈要给新娘打发钱。所得哭嫁钱,新娘要带到夫家展示出来,以表示其能干,有人缘,能说会道。

男家在迎亲时,要在庭院内用松枝搭青棚,用柏枝扎月洞门,在棚内摆酒席宴客。迎亲典礼同姓人不能参加,由媒人、司礼带领一帮外姓人抬着彩礼和甜酒、新娘的衣饰到女家迎亲。彩礼有面条、糕饼、烧酒等。从女家返回时,则由迎亲客抬上女家的嫁奁,并把夫家抬酒去的酒坛换装成女家的泔水抬回夫家喂猪用,认为新婚夫妇今后才能六畜兴旺。新娘离开娘家时,

要拜辞祖先,在家神面前烧掉自己的庚帖,以示已不再是女家的人了,然后由哥哥背上轿。到了男家即拜祖先,再躲入洞房。等待摆好花和茶后,才出来拜堂认亲。认亲要请拜,凡是长辈和哥哥都要一一拜到。过去,即使没有出席婚礼的,新娘也要找到其家里或田里去拜。受拜的要给钱,谓之“拜礼”。拜礼毕,举行“滚毡礼”,就是在新娘新郎下拜时垫的红毡上,由新郎撒上钱,然后拉一男孩到毡上,连钱连孩一起用红毡包裹起来,抱到新人床上以取吉利,祝早生贵子。

三天婚礼结束,拆除青棚。拆前由相帮客吹着笛,跳起舞,在棚内绕三圈,由吹笛人拆去柏枝后,大家动手拆除青棚,婚事结束。

50年代以后,白族中的封建礼仪、陈规陋习已废除,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建立了平等的关系,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结婚的越来越多,婚礼也简化和增加了新时代的内容。

(四)白族的丧葬

白族在历史上盛行火葬,明代以后因受汉族影响才改为棺木土葬。四川白族自从云南迁入以来都行土葬。人死即入棺,除死者穿戴垫盖之外,不装殉葬品。但要用布缝一小袋,称为“行包”,内装祭文灰和纸钱灰放于死者手内,方能合棺。然后请“先生”(道士)看万年历和当年历书,择吉时入

葬,埋入土坑。坟堆的形式因经济、政治地位而定,一般的为“一层轿”或“两道花门”;显赫者为“三碑四柱”、“城门洞”式的大坟。

葬礼视贫富而有较大差别。一般要请“先生”开路、买山(置阴宅)、替死者的葬地订约签字据。先生念:“卖地人詹定柱,说地人李定固等等……”。死人人葬后,家中一直供奉死者灵牌。灵牌为一红纸套子,写上死者姓名,套在两根竹签上,插在一块芭蕉茎上。然后选择吉日,做1~7天道场,超度亡灵之后,就将灵牌烧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白族的葬礼已从简,道士也很少从事公开的送葬活动,不过葬仪和用石垒坟仍然被继承下来。

(五)白族的年节

火把节。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白族人民传统的盛大的“火把节”,也是白族人民秋收前夕预祝丰收的节日。节日期间,每家每户都要劈松柴扎火把点燃在田里照庄稼,又要点起火把由男青年或小孩擎着绕田里或寨子周围转。擎火把的人,腰上挂个点子箪,内装松香粉末。照着火把时,不时地往火把上撒粉末,谓之烧虫除秽,以求庄稼丰收。如小叔碰见嫂子、表嫂,可以“打粉火”吓唬开玩笑,亦谓之除秽。

关于火把节的由来,传说很多。最流行的传说是:南诏王皮罗阁是六

诏中势力最大的一个,他野心勃勃要统一六诏,然后把才貌双全的越析诏的夫人——白洁夫人霸占为妻。为此,他以召开六诏会议为借口,造一座最易燃火的松明木楼房,宴请各诏主聚会。南诏王的这一阴谋瞒不过聪明的白洁夫人,她劝自己的丈夫不要去赴会。但越析诏主不敢违约,白洁夫人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洒泪送别丈夫,行前拿出铁镯一只戴在丈夫手上。果然不出所料,宴请中南诏王点燃松明楼,各诏主葬身火海。白洁夫人闻讯赶到,找到丈夫戴铁镯的遗骨。她悲愤万分,抱着丈夫尸骨纵身跳入洱海。后人为纪念她的贞节、美德,于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男子跑马迎魂,妇女用凤仙花染红指甲,村村寨寨竖立火把,以示对白洁夫人的怀念。

四川白族从云南迁入之后,经历了长期生活的变迁,火把节由来又有新的创新,说打火把是为照孽龙。

传说川主菩萨收了孽龙,锁在海子(洱海)里,孽龙乞求川主告诉它,什么时候才能解除枷锁放它自由。川主知其危害,故对它说:“要放你,石头开花马生角。”一天,一县官到洱海边游耍,天热,他摘下官帽放在海边石头上,影子映入海底,孽龙一见说:“石头

开花马生角了”,便掀起波浪要挣脱锁链。川主急了,忙打着火把照着,连夜把链子换了。这天正好是六月二十四日。从此,每年六月二十四日都要打火把照孽龙。

大年,即汉族的春节。四川白族长期与汉族密切友好生活,因而汉族的春节也成为白族的主要节日之一。年三十前打扫灰尘,掐7节稻草送灶,祈灶神上天奏告已清除积年的灰尘垃圾。年三十晚上用素茶、豆花接灶。盐边的白族在接灶前,要从山上砍回一株树形团团的云南幼松栽于院子内的天井中央。树干包上针叶,称为摇钱树,又叫分手树,主人要向此树敬香。传说白族祖先迁入盐边县白石岩之时,即是在松树下与其家族兄弟分手告别的。四川白族在年三十晚吃年夜饭时,不用桌子,而是在堂屋内,用松叶铺地,吃团年饭。饭后,即用钱纸把磨、碓子封了,不过正月十五不准启用。正月初一上坟敬祖先,初四出“牛行”、“羊行”。

此外,白族的节日还有每年农历七月十二、十三过“月半节”,烧纸钱祭祖先;五月五日过端午节等,这些习俗都与汉族相同。